

十
五
城
之
歌

主 编 李 容 新

古城之星



古城之星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北房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200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I S B N 7—5354—0477—4

1·416

定价：3.65元

题 字 王任重

责任编辑 田 园

封面设计 万 杨

《古城之星》编辑委员会

顾问：徐时成

刘承春

朱大望

胡作良

编 委：陈家裕

佟文韬

何士余

李中汉

丁德银

李容新

序 一

郑广玉

走马长坂坡，漫步当阳桥，似乎隐隐听到历史前进的足音。时势造英雄，新星升起而熠熠生辉。这或者就是我读完报告文学集《古城之星》的感受。正是这群新星的辉耀，当阳这颗镶嵌在江汉平原西部的明珠，更显绚丽多彩。新星们，扬沮漳碧波，浇万顷沃野，绣锦屏蓝图，添四化春色。他们正是改革洪流中的弄潮儿，是时代的骄子、楚人的骄傲！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几十篇通讯和报告文学，就是这批古城之星在改革大潮中的运行轨迹。

这里，有他们劈波斩浪的勃勃英姿，也有他们在漩涡洄流中奋臂搏击的浩气。欢乐与烦恼交织，成功与挫折同在。但有一条却是众星同辉的：他们的事迹，显现了时代的趋向，昭示了改革的伟力。在他们的奋斗历程中，人们认识了一条真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0年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勤劳、朴实的当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新生活，使当阳大地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阳昔日病骨支离的国民经济，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门类

齐全、结构合理、初具规模的完整体系。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7.68亿元，比1949年的388万元增长了18.8倍；财政收入达到了1.027亿元，比1949年的111万元增长了91.5倍；粮食总产达到了325493吨，比1949年的68175吨增长了3.8倍；全市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1300元，农村人平纯收入720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广播电视事业也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回顾过去，旧情依依；展望未来，心旷神怡；更艰巨的开拓，更伟大的创造，已经在向我们呼唤。壮怀激烈的80年代就要结束了，一个更加辉煌、更加恢宏的九十年代将向我们展现一片新的天地。那将是改革闯将纵马驰骋的疆场，将是一个需要更多的开拓者并且产生众多的开拓者的伟大时代。

我为这本书撰写前言并欣然向大家推荐，既是要为新中国和当阳解放40周年高唱赞歌，更是期待当阳40多万中华儿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为古城增辉的历史责任感，展示出新的风采，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1989.11.1 于长坂坡

（本文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当阳市市委书记）

序 二

徐时成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在茶馆里听说书，知道有“汉业当阳”一说。赵子龙单骑救主，关云长败走麦城，张飞吼断当阳桥……那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使当阳这块神奇的土地令我衷心向往。

庆幸的是，革命工作已注定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当阳人。并目睹了当阳今天的巨大变化。

今年夏天，当阳政协一位同志拿着二十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找我为之作序，出于对当阳的这份感情与关系，我欣然应允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昔日之古战场，已成今日之新当阳；今日之新当阳，人才辈出。一批新时代的风流人物，在当代改革的大潮中勇于开拓、奋力进取，给当阳古城增添了新的更加炫目的光彩。李选伦、胡兆德跻身科学领域，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给我们以生命无尽的启示；冯友文致力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自觉地、积极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充分展示了当代农民的风采；刘家金、叶兆清勇于超越泥土，超越自己，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卷舒风云，不失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张道槐，贺学龙中年崛起，奋斗不息，在企业界纵横捭阖，可歌可泣……他们是当代当阳人的杰出代表，是当阳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奉献给时代的精英。从

他们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当阳的今天，也看到了当阳的未来，既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今天，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本报告文学集是为纪念国庆四十周年和当阳解放四十周年而组织撰写的，作者有的是全国知名作家，大多为当阳的一般业余作者。在当阳这块小小的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学作者，委实可喜可贺。他们的有些作品，或许其艺术上还略嫌粗疏，但满溢于字里行间的奔涌的激情，忠于生活，热爱当阳的感情，却唤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相信也会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1989. 11. 1.

（本文作者系湖北省当阳市政协主席）

目 录

序 一	郑广玉
序 二	徐时成
有争议的人和无可争议的事业	金敬迈 (1)
在南方, 亿万富翁张道槐	李延国 (23)
一场悄悄发生的“革命”	吕书奎 刘存学 (38)
翠竹颂	张 波 (46)
张道槐, 一束企业文化之光	鲍传华 (58)
甜在人间	海 鹰 涂常权 (62)
暮霭沉沉楚天阔	黄 灿 (70)
桑榆唱晚	海 鹰 周永平 (94)
天 职	赵成林 张道清 汪志良 (99)
亿元的窗口	李容新 肖高沛 (108)
净 土	黄 灿 容 新 (116)
“黑道”汉子	李容新 (125)
科技兴农的不倦实践者	王玉春 (131)
酒 缘	王玉春 (136)
黄昏颂	嵒 然 (147)

飘香的事业	周天裕	(153)
心 香	周天裕	(162)
化腐朽为神奇的女人	吉 平 正 洪 功 炎	(168)
孙膑寨下	翟宗法 郑祖惠	(176)
献给未来的微笑	李容新	(185)
泥土精英	李 斌	(192)
一石激起千层浪	何 军	(202)
余与缺	李 斌	(210)

挖宝人	许庭银 宋天学	(219)
涅槃之歌	黄 灿	(227)
火凤山桔树	王先进	(237)
画卷有边情无限	曹良柱	(243)
坐标与归宿	曹良柱	(248)
夕阳无限好	傅 炼	(253)
榨油匠之歌	黄昌选 李 斌	(259)
泪泉与血雨	翟宗法	(266)
谁说他没有孩子	何 军	(273)
朱吉章：负荷与能量	曹良柱	(276)
从田野走来的汉子	余怀勋	(284)
优 势	张道清 赵成林	(292)

有争议的人和无可争议的事业

金敬迈

“张道槐发财了！”

“姓张的如今是百万富翁啦，坐上小卧车到处跑。那小子呵，哼，神气得很哩！”——在广州军区工兵大院，在沙河、同和、太和，处处有人这么议论着。有的话音里带着明显的钦佩之情；有的则嘴角一撇，从鼻孔眼里发出半个“哼”字。别小瞧这短促轻微的一声，它包罗万象，话里有音……

世上本没有平坦的路

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名言。

张道槐1933年出生在湖北当阳农村，就在那张飞喝断桥梁水倒流的沮河之滨。他四岁丧父，七岁丧母，养父养母虽是大户人家，但等他们有了自己的子女后，小张又只得四处颠簸。寒冬腊月，沮河边上结着薄冰，长坂坡前也曾冻死过人，可小张赤着双脚，终于从风里雨里熬了过来。

1951年初，小张还不满十八岁。村干部们知道他这个地主出身是怎么回事，让他参了军。张道槐来到了革命部队，这才结束了十多年的颠簸生活。

越冬的小麦，半死不活的蔫巴着，春雨一洒马上就生机

勃勃了。温饱一解决，小张也神气起来。他当过护理兵、通讯员，当过电话兵，还当过侦察兵。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汽车学校，第二年以全部学科门门五分的优异成绩毕业，跨进了“吉斯5”的驾驶室。别看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简陋产品，可小张的车擦得格外亮，技术状态特别好，他开着“吉斯5”奔驰于两广的崇山峻岭间，穿行在海南岛陡峭的简易公路上。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连续三次立功。就他这么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居然还没有入党就被提升为干部，紧接着他又以勤奋的工作，刻苦的学习，成了共产党光荣的一员。

当了两年干部，张道槐更神气了。1957年“反右”的暴风雨已经临头，张道槐的脾气禀性仍毫未收敛。他在学习会上公开讲，在下面也到处说：我看批判人家民主人士就没道理，不是说好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说要帮助党整风吗？

好哇！地主崽子竟然公开支持右派。关起来！一关三个月。张道槐既不认错也不检讨，他有他的处事准则：说大话是不尊重事实，说假话是不尊重自己。我不能侮辱我自己。亏了一位了解他的老首长说了话：“张道槐就是这么个混账，有口无心，瞎跟、瞎跑、瞎说。”他这才幸免于“划过去”。张道槐没当成“右派”，顶着个“三瞎”——瞎跟、瞎跑、瞎说——的帽子被宽大了。

有的聪明人，吃一堑，长一智。有的傻蛋撞在南墙上不回头。张道槐是“傻蛋型”的。

1959年，张道槐当上了车队长。正连职干部，按说该成熟一点了，他不，反右倾开始了，他还坚持，“我看大跃进就

是吹牛皮，光图嘴巴过瘾”，“大炼钢铁是败家子！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树都败光了。这就赶上英国了？”瞎冒炮的结果是大会斗，小会批，斗完批完撤销党内外职务，书记当不成了，车队长也给撸了，这才勉强过关。

平静了没两天，1963年张道槐又成了“贪污分子”。1966年运输部寄来六千元买木料，张道槐把钱交给了林业站。1963年林业站撤销，会计不知为了什么把帐簿一烧自杀了。于是张道槐又被关了起来。这次一关又是三个月。他整天关在房里学画画，拉提琴，好象没事似的。有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张道槐却自得其乐。幸亏那位会计临死前把钱寄还财务部，也幸亏财务部查帐时发现多了六千元，张道槐才又闯过了一关。

“文化大革命”来了。张道槐仍然是被关起来。张道槐说林彪搞的那一套“天天读”像老和尚念经；部队“请”像章，一次要交几块钱，他说我不要；规定人人必看的“样板戏”，他装病不看，躲在房里研究汽车发动机……这样的人还有不关的吗？！

1969年，“1050工程”上马，上十个单位参加会战。张道槐一个小小的连职车管助理员，把全工地五百多台汽车指挥得秩序井然，忙而不乱。在他手下，有从各单位调来的八位团职干部，服服贴贴地听他指挥，真心实意地夸他能干。工兵的一位首长来视察，被小张的出色指挥才能，惊人的工作效率吸引了。一打听，张道槐才是个连职干部。十二年职级没动过。“这样的好干部为什么不提？”有人说，“张道槐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有人说，他经常对抗上级，胡说八道；当然，什么“出身不好”、“立场不稳”、“右倾”……包罗张道槐

是出了名的“三瞎”都一一向首长作了汇报。“什么无组织无纪律？八个团职干部听他的指挥，这就是组织才能；五百多台汽车听他的命令来回跑，靠的就是纪律。”首长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人。把张道槐提成运输科长。”

果然，命令下来了：任命张道槐为运输科副科长。不是说提升为科长吗？干吗只提个副科长？据有关部门说，这是为了刹一刹张道槐的“傲气”。这个人本来就不服管，要一下子提为科长团职干部，谁还管得了他？

有道理。张道槐是个难管的人，他从来就不那么驯服好管。

世上本没有笔直的路

从1959年张道槐当车队长起，就在队里搞了个修理组。但是一年复一年，老张把修理组变成修理班，修理排，修理连，最后成了个修理所。他一直没离开这个当年的组，后来的所。

1973年，修理所已经能大修车辆了，为了加快修车速度，需要建一个行车。行车的所有部件，修理所自己就能制造。张道槐请有关专家设计了个九米高的行车。九米的依据是：卡车可以整台地从头顶上吊过去，不影响下面车辆的检修工作。一位首长来仰头一看，“不要搞这么高嘛！”首长说了话，下级得服从。张道槐苦熬了两夜，反复计算，决定把行车降为七米五。首长认为还是太高，还要降低。张道槐为难了：行车再往下降，就只能平面作业，要修的车吊不进来，修好的车开不出去。要不然得推出去好几辆车才能倒进来一

台车，倒来倒去影响速度，拖延工时，行车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一对。“不能再降了。”张道槐说。首长发脾气了：“叫你降你就降。呵，小小的修理所也来‘高大洋全’那一套！”张道槐憋住火说：“首长，这不是高大洋全，这是工作需要。”“你这么搞不符合勤俭办事业的精神。”“我这么搞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省钱省时，不就是勤俭办事业吗？”“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谁对听谁的！”“你口气还不小呢！呵，你心目中还有没有上级领导？你给我降下来！”“你要开除也行，撤职也行，降级也行，这行车我不降。”张道槐平静地说：“我看你呀，屁都不懂，瞎他妈指挥。我懒得跟你这号人说。”说完转身就走。

全所科以上干部开会。张道槐得老老实实认错检讨！

会开了三天，张道槐只检讨了一句：“我对老干部不够尊重。”光说这么一句，本来就没“触及灵魂”，可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尊重科学，尊重真理。”

老首长给气走了。行车没有降，修车速度提高将近一倍。工人们都说好。七米五高的行车是自己造的，并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些都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应证了：“张道槐他妈的就是难管！”

行车在头顶上来回移动，加快了维修车辆的进度；但电力供应不足，修理所还是每天停工待电。用柴油机发电，成本太高，张道槐舍不得。他灵机一动：搞了变电站，直接接通省里的大电网，电的问题不就彻底解决了？这是个难题，凭工兵，凭修理所的名义是根本办不到的。张道槐坐上北去的列车，到了省城长沙。他几经周折，找到省里分管工业生产的一位常委，他磨破了嘴皮子，常委在他的报告上朱笔批下

了两个红字：同意。张道槐春风得意，急急忙忙赶回修理所，召开了生产会议，决定从节约的经费中拨出六万元，修个变电站。老张请示了有关领导后，变电站立即动工，日夜不停。

“停！”上级来了位负责人，“谁批准你们搞什么变电站的？”

“省里批的。”张道槐回答。

“我问部队谁批准的？”负责人说。“有书面报告吗？”

“……”张道槐象子弹卡了壳，哑巴了。

“好大的胆子？一撒手，六万块呀，同志！”负责人痛心地说，“这一分钱一厘钱，都是国家的财产呀，同志！”

张道槐想，修变电站正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国家财富……但他这回终于憋住了，一声没吭。

变电站即将完工，要拆也拆不了啦。张道槐这家伙总是先斩后奏，搞得当领导的吞不下去吐不出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行啦，好好给我写了书面检讨来。”负责人认真地说，“要不然，我就饶不了你！”

但是，他的检讨送上去几天就被打了回来。

“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错误”，“没能深挖错误思想的根源”。张道槐拿着被退回来的检讨站在领导面前。两只大手不由自主地颤动着……突然，他一把将检讨撕成碎片，往办公桌上乱扔：“去他妈的，变电站为了保证全所用电，这点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我有啥可检讨的！我不贪不占，去长沙路费是我自己掏的，补助我一分钱没要，又不是我张道槐修祖坟。停电你们不着急，抄着一双手要我挖思想根源？挖个屁，要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都行，老子不干了！”

张道槐一撒野，还真起作用。变电站接通了大电网，修理所从此没有再停过电。可张道槐头上“不服从领导不服管”的帽子，扣得更紧了。

修理所是1959年从几把榔头、钳子慢慢发展起来的。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它创造的财富且不计，光是固定资产就增加到六百多万元，而二十年来，工兵对它的投资总共只有二十四万元。这六百万元的财产，是职工们一锤子一榔头敲出来的，可是二十年过去了，职工们连个象点样子的宿舍也没有。张道槐算了算几年来的节余，决心为职工解决遮风挡雨、安居乐业的问题。他发动职工们烧砖。他带领职工修旧利废拣破烂。他自己动手设计了一幢五层宿舍楼。这是全所关心的大事。职工们上阵，家属们上阵，连刚放学的孩子们也抢着来搬几块砖。在衡山这一带，盖楼还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一层一千平方米，一个星期就盖好一层，一个月不到，大楼第四层已经完工，眼看就要封顶了。一位工兵的首长来视察，张道槐跟在首长身后四处转了转。首长看完那将完工的宿舍楼，又听说是职工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盖的，频频点头表示满意。一宿无话。第二天早上，首长突然觉得不对劲：衡山、衡东两个县，最高的也不过是三层楼，你张道槐想冒尖，搞五层！你一个刚提的副处长，随随便便动用几十万元，不卡一卡你，你还反了呢！

张道槐被叫到首长跟前。

“大楼不准再盖了，停下来！”首长说。

“首长！职工们干了20年，到现在还没有宿舍呀……”

“不行，几十万块钱！你当是小事呀！我得掌握党的原则。”